



中国  
文学佳作选



小小说卷

任晓燕 主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
华文出版社

冯骥才 弹弓杨

刘心武 蜘蛛脚与翅膀

张炜 鱼的故事

刘亮程 后父的老

毕飞宇 英雄

乔叶 跟着爱情回家

徐则臣 算命盲人



## 主编简介：

任晓燕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《百花园》《小小说选刊》总编辑，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。出版有访谈体评论专著《对话小小说》《小小说名家访谈》，主编《小小说精品系列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、《当代中国经典小小说》（中国言实出版社）、《中国年度小小说》（漓江出版社）等系列丛书。



*Short  
stories  
volume*

中国  
文学佳作  
选

小小说卷

任晓燕 主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
华文出版社

冯骥才 弹弓杨 刘心武

蜘蛛脚与翅膀 张炜

鱼的故事 刘亮程 后父的老

毕飞宇 英雄 乔叶

跟着爱情回家 徐则臣

算命盲人 肖建国 扒泥鳅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佳作选·小小说卷 / 任晓燕主编. — 北京:  
华文出版社, 2021.8

ISBN 978-7-5075-5474-8

I. ①中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  
作品综合集②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1) 第127473号

中国文学佳作选·小小说卷

ZHONGGUO WENXUE JIAZUOXUAN · XIAOXIAOSHUOJUAN

---

主 编: 任晓燕

责任编辑: 胡慧华

特约编辑: 王彦艳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 话: 总 编 室010-58336239 发 行 部010-58336212

责任编辑010-5833619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9.75

字 数: 238千字

版 次: 2021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5474-8

定 价: 48.00元

---

# 目 录

- |    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1  | 冯骥才 | 弹弓杨        |
| 4  | 刘心武 | 蜘蛛脚与翅膀     |
| 6  | 陆涛声 | 古玉         |
| 9  | 阿 成 | 我一般不经常坐出租车 |
| 11 | 聂鑫森 | 罗家村        |
| 14 | 李 方 | 独霸角        |
| 17 | 季冬梅 | 郝奶奶的大日子    |
| 19 | 孙春平 | 灭毒         |
| 22 | 胡天翔 | 一个人的火树银花   |
| 25 | 胥得意 | 樱花尽处       |
| 27 | 张 炜 | 鱼的故事       |
| 29 | 大 解 | 黄昏         |
| 32 | 方英文 | 辛奇         |
| 35 | 石舒清 | 何张氏        |
| 38 | 刘亮程 | 后父的老       |
| 40 | 毕飞宇 | 英雄         |
| 42 | 乔 叶 | 跟着爱情回家     |
| 45 | 石钟山 | 土狼         |
| 47 | 李 浩 | 俏姑娘        |
| 50 | 徐则臣 | 算命盲人       |

- 52 谢志强 三岔口
- 54 赵 新 一个老百姓
- 57 张 港 寻找王×成
- 60 胡 炎 长夜
- 62 张晓林 堪舆师的黄昏
- 65 于德北 金刚鹦鹉
- 67 女 真 脸谱
- 69 津子围 证人
- 72 王 族 平锅羊肉
- 75 刘国芳 以前
- 77 唐 风 人生如梦
- 80 胡金洲 穗儿红
- 83 相裕亭 镇纸
- 86 韦 名 习惯
- 90 陈 毓 朱鸮
- 93 芦芙荭 站岗
- 96 刘立勤 舞美老孟
- 98 汪菊珍 金相公
- 101 老 海 传说
- 104 宁春强 酒神
- 106 丛 棣 陪我坐会儿
- 109 七 戒 “食在人”早餐馆
- 111 宗利华 布伦木沙
- 114 程宪涛 捡漏儿
- 116 王小忠 猎人
- 118 安石榴 住地窖子的人
- 120 许 仙 悦见山
- 123 宋以柱 细雨中的宋三哥

- 125 练建安 丁铁伞
- 129 李广宇 演唱会
- 131 张玉强 第十张奖状
- 134 马宝山 君子之风
- 137 张望朝 五太爷
- 139 喻永军 特等射手
- 142 宗 晴 乘凉
- 145 赵长春 陈大拿
- 147 岑燮钧 僵卧
- 150 江 岸 炸鱼
- 152 蒙福森 高山流水
- 155 侯建臣 面鱼儿
- 158 伍中正 宋思元
- 161 张志明 打锡壶
- 164 同 学 薛定谔的猫
- 167 袁省梅 吃茶
- 170 张国平 棋王
- 173 刘兆亮 南京往事
- 176 阿 心 退休邮递员伊琳卡
- 178 吴卫华 三千世界鸦杀尽
- 180 于心亮 秋花开
- 182 薛培政 冬夜
- 184 郑俊甫 是谁杀了伯仁
- 187 何君华 冰糖和麦穗
- 190 肖建国 扒泥鳅
- 193 李士民 一条羊腿
- 195 冷清秋 我大爷的幸福生活
- 197 王占黑 会笑的故事

- 200 渡 澜 哈鲁娜的呼吸
- 203 索南才让 我过去的位置
- 205 关 漓 大龟驮她去了
- 209 茅店月 晚饭
- 212 阡麻香 猪肺汤
- 215 恩 雅 等待
- 218 阿 痴 穿校服的人
- 220 碎 碎 租来的日子
- 223 莫小谈 明天升起的，不是今天的太阳
- 226 穆 萨 庞然大物
- 228 王 溱 木楼梯与高跟鞋
- 231 蒋静波 大眼睛的蚕豆花
- 234 赵淑萍 屠牛
- 236 羊 白 夏日摇滚
- 239 穗 子 面无表情
- 241 胡弃暗 在班车上看书的女孩
- 244 七里老塞 一个烧水壶和一屋蟑螂的遭遇
- 246 行吟水手 岁寒三友图
- 249 罗俊士 大债主
- 252 郭建朵 分手时
- 255 马 静 无处可登临
- 258 安学斌 贾媒婆
- 261 原上秋 一头发脾气的驴子
- 263 曹洪蔚 古槐
- 265 高沧海 喜鹊登枝
- 268 谢青衣 夏天的夜晚
- 271 李国明 掌嘴
- 274 寇宏广 八仙庄的蛇仙

- |     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277 | 李德霞 | 送米       |
| 279 | 解高岩 | 董爷       |
| 281 | 路向东 | 相家       |
| 284 | 老 癩 | 碗里的麦子    |
| 287 | 王在庆 | 门牙       |
| 290 | 蔡永平 | 黑犏牛      |
| 293 | 王彦双 | 听大鼓书     |
| 296 | 刘 夏 | 张胜利      |
| 299 | 刘晶辉 | 蟑螂       |
| 301 | 鹤 童 | 金大娘子的爱情  |
| 304 | 九峰云 | 老李，你在不在？ |

# 弹弓杨

冯骥才

杨匡汉是一条中年大汉，身高八尺，长胳膊长腿，腰粗如树，人称大杨。他有蛮力，好吃生肉，一身上下全是肉疙瘩，冒着热气，立秋后还光着膀子，不穿褂子，顶多一个布坎肩。北门外侯家后“三不管”那块地上的重刀石锁，他都当小玩意儿玩。不过他本人不弄刀枪，只玩一把弹弓子，平时掖在后腰带上，撂地演艺时，才拿出来亮一亮真本事。

这位大杨是河北沧州人，沧州人个个武艺高强，可是到天津就不一样了。就像外省的能人去做京官，京城官场深不可测，能站住脚跟就算是有能耐了。天津这地方与京都不同，另有它的厉害。比如三不管这地界，看上去挺好玩，演武卖艺、打鼓唱戏、算卦卖药、剃头打辫全聚在这儿，各种能人高人超人也都混在中间。可这里绝非乐土，所谓三不管，一是乱葬乱埋没人管；二是坑蒙拐骗没人管；三是打架斗殴没人管；还有就是混星子们野狗一般窜来窜去，一个比一个恶。要想到这儿找口饭吃，不问南北，不懂江湖，就叫人抓起两条腿扔进白河里。

大杨初到天津码头，就得出这地方格外各色。普通人厚道，恶人凶狠；一如羊，一如虎。可是，虎不吃羊，虎只咬虎。大杨人高马大，站那儿就压人一头。他当时在南运河边租了一间小屋，一天晚上回家的路上，忽觉脚脖子给什么东西一拦，练武的人身子机敏，马上知道有人给他下了绊马索。他弯腰抓住绳子，猛一扯，把埋伏在街两边手里攥着绳子的两个小混混，都扯到自己脚前，还硬撞在一起，撞得满脸花。

他以为从此没人再敢惹他。三天后回屋躺下后，浑身奇痒，点灯一看，臭虫乱爬。哪来的这么多臭虫？原来是那些混混趁他不在屋时，把挺大一罐活臭虫倒在他床上。

这沧州大汉火了。头一天在三不管撂地卖艺时，上身光着膀子，斜挎一个黄布袋，里边是半袋子葡萄大小的弹丸。这弹丸是黑胶泥团做的，不知掺了嘛东西，乌黑梆硬像铁蛋儿。他手里的弹弓更是少见，一尺半大柳树杈子，拴着两根双股二尺

长的粗牛筋。这弹弓子射出这铁蛋儿，还不和洋枪子一样？当大杨把弹丸捏在牛筋中间的皮兜里，好比枪弹上了膛，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怕他“擦枪走火”，一个弹丸过来，脑袋瓜不开了瓢！？

大杨坐如钟，站如松，一根树桩子似的立在场子中央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诸位放心，我的泥弹只往天上射！”说着举弓向上，一扯牛筋，把弹丸射上天。这一下射到哪儿去了，云彩上去了？

只见大杨把胳膊一伸，手一张，手心向上，一忽儿“嗒”的一声，射出的弹丸又落下来，不偏不斜，正好落在手心中央。多准的劲儿，多高的功夫，真是一手见神功。

不等众人叫好，大杨又从挎袋里拿出弹丸，这次是两个。他先是脑袋向后一仰，眼望天空，来个“犀牛望月”，一弹射上去。跟着飞速转身，一回头，又来一个“回头望月”，一弹又射上去。看得出来，后边一下比前边一下劲大，弹丸飞得更疾更快。跟着，只听天空极高极远处，传来清脆的“啪”的一声，原来后边的弹丸追上前边的弹丸，击中击碎。众人应声叫好。天津人头次看到这般功夫——天津就服有本事的人。

这时人群走出一人，黑衣黑裤黑鞋黑脸，一脸恶气，横着身子走上来。这人在三不管这地界无人不知，出名的大混星子一身皂。

一身皂二话没说，叫一旁摆茶摊的老汉把一张桌子搬上来，中间放一把青花茶壶。他打衣兜里拿出一个玻璃球，稳稳地搁在壶嘴上，扭头对大杨说：“你看好了，这把壶是乾隆青花，值一根金条。你有本事把壶嘴上这玻璃球给我打下来，但不能伤了壶嘴。你要是打碎了这把乾隆青花，你赔！你要是没这能耐，给老子趴下磕三个响头，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！”这话句句都是朝人抡棒子。

这茶壶只是茶摊上的普通壶，值个屁钱，凭嘛说是乾隆青花。可是三不管这地界一身皂说嘛是嘛。

大杨听他说话时，像听蝉叫，全没当回事。他从挎袋里摸出一个弹丸，对着茶桌后边的人说了一声：“请诸位闪开！”众人应声躲开。大杨一张双臂，一手举着弹弓在前，一手捏着皮兜里的弹丸在后，使劲一扯，中间的牛筋拉出三尺多长，嗡嗡出声。他扭身塌腰，这一招应是“霸王倒拔弓”。忽将捏皮兜的双指一松，皮筋翻飞，同时那茶壶上“叭”一声巨响。众人以为茶壶碎了，再一看茶壶没事儿，壶嘴也没事儿，只有壶嘴上的玻璃球粉碎，地上全是亮闪闪的玻璃碴。

众人全看呆了。一身皂立即没了神气。

大杨说：“我只有五个弹丸。刚才打了三个，现在打了一个，还留一个专打恶

人。谁欺负我，谁欺负人，过了头，我给他‘换眼珠’只换左眼！”说着，他又把一个弹丸捏在皮兜里。现在这弹丸已是无人不怕。

这一下，大杨在三不管立了足，有大杨在，素净多了。他的弹弓比洋枪厉害，出手比洋枪还快，准头连洋枪也甘拜下风。他一弓子，眼眶子里换成泥球，谁能不怕？从此大杨有了一个威风十足的称呼，叫“弹弓杨”。

七年后，庚子事变时，天津城北这边叫洋人糟蹋得厉害，放火杀人，掳掠店铺，天津人不服，拼得很凶。据说一个洋人的军官被杀，不是刀砍，而是枪击。有人看见这洋人，左眼一个黑窟窿，呼呼往外冒血，死得挺惨。那时守天津的武卫军全有洋枪，多半中了武卫军的枪子儿了。可有人说这洋人遭的不是枪击，而是大杨的弹弓子，因为他伤的是左眼。据说这个洋人穷凶极恶，杀人如麻，准是叫大杨给换了眼珠子。

这话真假无人知道，反正庚子之后没人再见到过大杨，三不管也毁成了平地，二十年后挪到南门外的南市那边去了。

## 蜘蛛脚与翅膀

刘心武

跟老伴儿看完《梅兰芳》，从电影院出来，在人行道上缓步前行，议论着观影心得。忽然觉得身后有竹竿点地的声响，一回头，是一位戴墨镜的盲人，立即意识到不该占住脚下的盲道，我们让开后，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真不好意思。”盲人却并不移动，还叫出我的名字来。老伴儿好吃惊，我倒并不以为稀奇，想必他从电视里听过我在《百家讲坛》揭秘《红楼梦》的讲座。一问，果然，于是说：“感谢您听我的讲座，欢迎批评指正啊！”本是一句客气话，没想到他认真地指正起来：“你讲得好听，可是，观点另说，你有的发音不对啊。‘角色’不该说成‘脚色’，该发‘决色’的音。刘姥姥，你‘姥姥’两个字全发第三声，北方人习俗里是前一字第三声，后一字第一声短读……这还都是些小问题，有的可是大错啊，你说史湘云后来‘再醮’，其实应该是‘再醮’，那‘醮’字发‘叫’的音啊。奇怪的是，你明明是认得‘醮’字的呀。前面讲贾府在清虚观打醮，‘醮’这个字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，你都正确地发出‘叫’的音啊！寡妇‘再醮’，就是她再次举行了祈福仪式，改嫁的意思啊……”

老伴儿先替我道谢：“谢谢啦，就是应该跟淘米似的，每一粒沙子都给他挑拣出来啊！”我非常感动，在这样一个傍晚，这样一个地点，陌生人如此不吝赐教，是我多大的福气啊！

万没想到，他跟着讲出这样一番话来：“这世界上，大概只有我单拨儿一个人，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么个错儿……那一定是，五十多年前，在钱粮胡同宿舍大院里，你总听见我奶奶说‘再醮’、‘再醮’的……那是俗人错语呀，词典字典不承认的，你到电视上讲，哪能这么随俗错音呀，应该严格按照正规工具书来啊！”说到这儿，他脸微微移向我老伴儿：“嫂夫人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呀？”

我惊喜交集，双手拍向他的双肩，大叫：“喜子，是您呀！”

他用左拳击了我胸膛一下：“苟富贵，毋相忘！你还记得我！”

我们到附近一家餐馆，点几样家常菜，边吃边畅叙起来。

老伴儿问他：“您怎么只听两句，就认出他来了啊？”喜子笑眯眯地说：“他要没上电视，我也未必听出是他，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见过了。当然，我一直记得他那时候的话音，那时候我们都没变声呢。我呀，眼睛长在心上。成年人，只要听见过一声，那么，再出一声，不管隔了多长时间，也不管在什么地点，哪怕很嘈杂，好多声音互相覆盖、干扰，我多半都能‘看见’那个出声的人，一认一个准儿啊！”

我说：“我在明处，您全看见了。可您是怎么过来的？能告诉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从盲人学校毕业以后，到工艺美术工厂，先当工人，后来当技师，现在当然也退休啦。我老伴儿也是心上长眼睛的，可我们的闺女跟你们一样。不夸张地说，我差不多把咱们国家出版的盲文书全读过了。现在闺女利用电脑，还在帮我丰富见识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咱们这代人，不全有这么个心劲儿吗？”

我说：“坦白：这些年，我真把您忘了，忘到爪哇国去了……”他说：“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分离多年，遇上了能想起来就不易。其实我也曾经把你忘了，后来广播里、电视上有你出现，我才关注起来。如果不是今天我恰巧也来听《梅兰芳》，也没这次邂逅。闺女问过我：小孩儿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人能成作家吗？我就告诉她，是的，因为，他往墙上给我画过……”

回到家，我给老伴儿详细讲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。那时候，在钱粮胡同宿舍大院，喜子奶奶常叨唠喜子他妈是“寡妇再蘸”，给好些气受。其实，对他妈最不满的是，他的姐姐、妹妹都正常，可他生下来却双眼失明。那时候他常坐在他家侧墙外的一张紧靠墙的破藤椅上晒太阳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淘气的男孩，就拿粉笔，以他为中心，往黑墙上画出蜘蛛脚，还嘎嘎怪笑。我开头也觉得这种恶作剧很过瘾，但是，见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久久不散，就有点儿良心发现。过了一阵，别的小朋友散去了，我就过去把那些蜘蛛脚全擦了，另画出了两只大翅膀。说来也怪，我也没告诉他我的修改，喜子却笑了，那笑脸在艳阳下像一朵盛开的花……

老伴儿听了说：“做人，你要继续发扬善良。如果你还写得动，那么，画蜘蛛脚，得奔卡夫卡的水平，画翅膀，起码得有鲁迅《药》里头，坟头上花圈那个意味吧。”

## 古玉

陆涛声

一个秋天的晚饭后，老作家舒启正与老伴儿散步，走在街上，看到一家古玩店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系的古玉佩，便进店请老板鉴定鉴定。

古玩店老板接过去，先双手合着捻摸，又拿出放大镜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把玉佩托在手心里，以意外的口气说：“老先生，恭喜你，这是真的，是春秋时的，本埋在地下，该是宋代出土的。”老板还请求给玉佩拍了照，叮嘱说：“这可要好好保管呀！”

其实舒启正也早知道它是古货……

早在十年前，他还在职时，比他小六岁的好友赵自安第一本随笔集出版，是他作的序。赵自安在把新书送给他时，从腰里皮带上解下这块古玉佩递给他：“你看看这东西怎样？”

玉佩是圆形，如月饼大，有近八毫米厚，中褐色，有深浅差异，中间有个直径一厘米的圆孔，一面刻有粗犷的古代装饰图案，一面是光的。舒启正平时对玉并没有兴趣，接过来礼貌性地看了看。他早在两人闲谈中得知，赵自安的父亲年轻时在上海一大资本家家服务过，见识过主人爱好收藏古玩，新中国成立初回本城开了家中档饭店。一些食客家道中落，把家中藏品拿来暗暗抵账，他父亲便陆续收下许多大小物件。

舒启正料想是赵自安的父亲留下的，不过说不出名堂，只说：“是块古玉。”

赵自安问：“你喜欢不？”

舒启正生性淡泊，对古玩并没有浓厚兴趣；再说，为朋友作个序，岂能接受回报！他把玉佩放到对方手里说：“你家传的，这我可不要。”

“送给你。”赵自安再次把玉佩放到舒启正办公桌上。

舒启正知道，赵自安是个十分谨慎的人，万事需经反复琢磨才会决定，送这玉佩实是来表示谢意的；可见赵自安对他写的序非常满意，他也感到安慰。面对赵自安的真诚，舒启正觉得却之不恭，便任赵自安把玉佩留下。

之后，舒启正也像赵自安那样常把玉佩系在皮带上，时间一久习惯了当成自己的东西。

古玉佩如今被行家这样肯定，在舒启正心里加重了分量。他觉得挂在腰上委屈它，就用一个精致的手镯盒装上锁在柜子里。

转眼又过了五年，舒启正年过七十，成了“舒老”。他参加一次市佛教文化研究会的活动，遇上了一个三十年前他辅导过的业余作者倪臻。倪臻告诉他，这些年一直从事古玉古瓷器研究。不久，倪臻又来看望舒启正，他便从柜子里取出玉佩让倪臻再鉴定一次。

倪臻随身带着放大镜，拿着玉佩走到窗前最亮处看了一会儿，也说：“是春秋时的，可值钱呢。”

舒老好奇，便问：“值多少钱？”

倪臻想了想，说：“二十万。”

值这么多钱！大出舒老意料。他将信将疑：“值这么多？”

倪臻随口又问：“舒老是否有意出手？如果出手，就让给我。”

舒老觉得这玉得慎重对待，说：“朋友送的，哪能卖钱？”

倪臻做了估价，古玉佩不再是玉，而是金钱，成了一块压在舒老心头的重石：再留着，岂不是占有朋友之财！于是，他决定归还赵自安。

可是，赵自安也退休四五年，去上海靠着儿子生活，头三年逢节日回故地还常来看看他，总留下吃顿饭，这两年却不知怎的没了信息，手机号也已是空号。他找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，赵自安手机已换成上海的号，这才联系上，便约赵自安再回故地时来他家小聚一次。他还约另一位老同事老金到时作陪，其实是为还玉时在场做个见证。

在等待赵自安期间，一天黄昏时分，舒老看电视，看到央视《鉴宝》节目展示出一块秦代古玉佩，样子、颜色与他这块非常相似，专家鉴定后估价竟高达千万元，他震惊得目瞪口呆：《诗经》曰“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”，现在“君子”竟成天价商品！他更加急切地盼着赵自安早日来，于是又打电话催问。

终于，赵自安和老金同来了。

舒老便把玉佩递给了赵自安，以谐趣的口吻说：“代你保管了十五年，现在完璧归赵，保管的责任就交给你了。”

赵自安愣了愣，没有说话，收下了玉佩。

因为老金在场，舒老没有展开关于玉佩的话题，赵自安也没再提。两人留下吃过饭，便告辞，舒老特意送出小区，直到公交车站。等老金先上另一路公交车离开

后，舒老把古玉两次鉴定过程和二十万出价，以及央视《鉴宝》中所见，坦荡地全对赵自安说了。这时刻，他被自己的真诚、无私深深感动，自觉得有神圣感。回家路上，他觉得一身轻松，也有灵魂洗涤一净的舒爽，还有人格升华的自豪。

过了些日子，有两个早年被舒老辅导过的作者来看他。他们也都已从报社记者岗位退休，与他最贴心，几乎每月都相约来陪他喝茶聊天。闲谈时，他把还玉佩的事告诉了他们。

两人都说了敬佩的话。年纪偏小的一个忽然问：“你还给他，他推了没有？”

舒老说没有。

年纪偏大的也问：“他该说些感动话吧？”

赵自安没有说一句与玉佩有关的话。不过舒老没有回答。

偏小的为舒老鸣不平：“对老师这种高尚的举动竟不当回事了。”

偏大的也说：“缺点儿礼貌。”

舒老的心弦也被两人的话拨动，还玉时他曾也觉得有赵自安欠点儿礼貌，心里曾隐隐不适，这时这种不适又加重了。

过后舒老冷静下来，又不由得反思：古玉本就是他的，何况是好友，怎还在意这些呢？他推与不推，与我要归还的心愿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我在乎的是那点儿客套？

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还有隐垢，心生惭愧。